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作品精选



DIAMOND LIBRARY

钻石译丛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著

许德全 陆 琼 译

菲茨杰拉德作品精选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作品精选 / (美) 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 F. S.) 著；许德全，陆琼译.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7
ISBN 7-5039-2210-9

I. 了… II. ①菲…②许…③陆…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5341 号

根据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1951 年版《Fitzgerald Collected Works》译出

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茨杰拉德作品精选

著 者 [美] 斯各特·菲茨杰拉德
译 者 许德全 陆 琼
责任编辑 刘晋飞
封面设计 每日出发坊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com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210-9/1·996
定 价 19.6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作者简介

斯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称为美国最善感的作家。他于1940年逝世，死时年仅四十四岁。其文学命运的起落，正巧嵌在20世纪美国的两个戏剧化的十年（20年代与30年代）中间。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像是二三十年代美国式青年生活的纪念剪贴簿。正如有人说，若想真正了解一个时代，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读一本描写那个时代的小说。

菲茨杰拉德小说中一贯的主题即是：我们的道德观念一大部分是我们与社会交接后，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主题同时也贯穿了他的一生。菲茨杰拉德最独特的风格是描写青年心理的片段以及耐人寻味的道德观念，而且菲茨杰拉德总是毫不留情地把自己写入他的小说里，以致他的私生活和他笔下的故事融为一体，成为其小说的主要题材。

本书收录了菲茨杰拉德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作品被讨论、赞美的次数丝毫不逊于20世纪任何一本美国小说。此书像是美丽、新颖、繁复的图案。主人公盖茨比对爱情

与金钱的迷梦，加上他怪诞无比的罗曼蒂克意志，是这部小说的主要题材，且作者叙事技巧的圆熟精炼，使人们体验到“用一个规模庞大的现今来创造一个顺理成章的过去”。书中以一个绅士型流氓的兴起与垮台为题材，却展现了美国精神的现代史。

本书精选了菲茨杰拉德的一些优秀中短篇小说。《五一节》是以社会经济为主题，描写了经济破产和道德破产给人精神上带来的恐慌。而《像里茨酒店那么大的钻石》是一个讽刺性的美国狂想曲，完全取材于1920年代人士眼花缭乱的白日梦，用一个富于幻想力的传奇故事，把现代美国生活巧妙地烘托出来，写此篇小说时，菲茨杰拉德才二十五岁。《重访巴比伦》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短篇之一，写的全是个人的真情实感，真挚感人；他的酗酒、妻子的神经错乱以及对女儿的责任感都在文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迷惘的一代”和“爵士乐时代”对于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而菲茨杰拉德的时代生活剪贴簿，则捕捉到了二三十年代美国人心灵深处的风生水起。



目 录

了不起的盖茨比	1
夜之恋	165
冬日梦	189
富家子弟	219
像里茨酒店那么大的钻石	263
重访巴比伦	311
五一节	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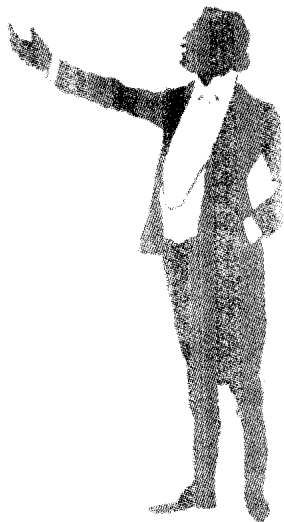




Feicijielade
Zuo pin jing xuan

了不起的盖茨比





第一章

在我年轻而涉世不深时，父亲给我的一些忠告，令我一直难以忘怀。

“当你想指责别人时，”他对我说，“一定要记住，在这个世上，没有哪个人具备你所拥有的那些优点。”

他没有再说别的，我们总是这样与众不同，用一种默契的方式交谈，而我知道他的话意味深长。因此，我乐于诸事不表态，这个习惯使我接触到许多性情古怪的人，但也使我成为不少令人讨厌的老手的受害者。心理不正常的人能很快发现正常人身上的这种品质，并盯住不放。所以我上大学时被人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只因为我了解了那些粗野而陌生的人所经历的鲜为人知的伤心事。其实，大多数隐私是人家自动说给我听的——当我凭着清楚无误的征兆，意识到某种亲昵的关系就要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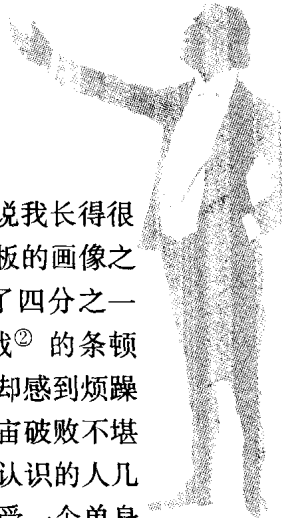


露端倪时，常常佯作睡觉，假装犯愣，或做出不怀好意的疯癫状；因为年轻人的亲昵事儿，或者他们所说的情感方面的事儿，通常是剽窃来的，而且显然有所藏头掖尾。不表态大概就有无限希望，但我还是担心，万一我忘记了父亲带有优越感的忠告，就会有所失，于是我自命不凡地反复铭记，为人处世的基本品格并非人人生来就相同的。

在如此夸耀自己的宽容之后，我该承认这种宽容也是有限度的。人的行为基础既可能坚若磐石，也可能软如沼泥，而一旦超过了某种程度，我就不再管它三七二十一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时，觉得我想要让世人都穿上军装，在道德方面永远保持立正姿势。我不想再过纷乱扰人的动荡生活，也不再窥探人们的心灵。只有盖茨比这个名字上了本书，其余的人除外，他不在我的这种反应之列——尽管盖茨比是那种一切都让我看不起的人。如果某个人的品格呈完美无缺的成功状态，那么他身上就会有一些靓丽的色彩，就会有对人生幸福的高度敏感，仿佛他与那种能记录万里之外地震的灵敏仪器有关。这种敏感跟那种被美其名曰“创作才能”的玄玄乎乎的灵感毫无瓜葛——它是一种因希望而存在的非凡天赋，一种富于罗曼蒂克的敏感，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而且不可能再发现。不可能了——盖茨比到头来还是改变了，那些榨取劫掠、侮辱中伤盖茨比并使其梦想破灭的粪土们，令我对人们受挫的悲哀和短暂易逝的欢乐一时兴味索然。

在这座中西部城市里，我家三代都是体面而富有的人。据说我们卡拉威家族是巴克留奇公爵^①的后裔，但我家这一支的实际奠基者是我祖父的哥哥，他1851年来到这里，找了个人替他去参加南北内战，而他开始从事我父亲至今还在经营的

^① 苏格兰贵族。



五金批发生意。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人家都说我长得很像他——尤其是看过挂在父亲办公室的那幅表情呆板的画像之后。我1915年从纽黑文毕业^①，恰巧比我父亲晚了四分之一世纪。不久，我参加了那场被拖延的称作世界大战^②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十分热衷于反击作战，复员回家后却感到烦躁不安。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似乎成了宇宙破败不堪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去东部学做证券交易。我所认识的人几乎都在做证券生意，因而我推想这一行定能再多接受一个单身汉。我的叔伯姑婶们认真商量了一番，好像是在为我选择预科学校一样，终于摆出非常严肃而又犹疑不定的表情说：“那——那……好吧。”父亲同意给我提供一年的费用。几经耽搁后，我于1922年春天来到东部，我想，怕是要永久地呆在这儿了。

最实际的办法是在城里找个栖身处，但那时天已转暖，我又刚刚离开树木葳蕤、草色青葱的地方，所以当办公室一个小伙子提议在近郊合租房子时，我觉得是个好主意。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幢风雨剥蚀的带平台的硬板木房，月租八十美元。但在最后一刻，公司调他去了华盛顿，我只好独自出城去那儿住了。我养了条狗——至少在它跑失之前，我养了些日子。有一辆旧道奇牌汽车，一个芬兰女佣为我收拾床铺，烧烧早饭，她在电炉上做饭时，总是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芬兰谚语。

一开始，我觉得一天下来挺孤单的，直到有天早晨一个比我搬来得晚的男人，在路上拦住了我。

“请问西蛋村怎么走？”他无助地问。

告诉他后我继续上路时，已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向

① 纽黑文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是著名的耶鲁大学所在地。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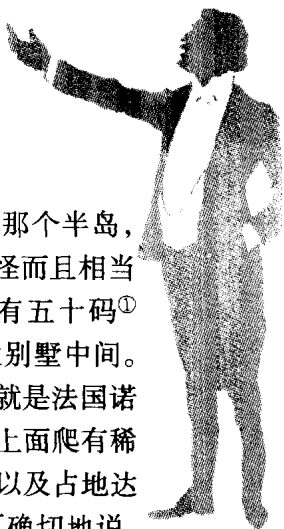
导、探路人和早期的移民，他无意中授给我该地区的荣誉居民特权。

伴随着灿烂的阳光，树上浓密茂盛的叶子，犹如快速电影中生长的东西一下子长成了，我心里冒出这样一种熟悉而又深信无疑的念头：新的生活随着夏天的到来又要开始了。

要做好一件事，有那么多书要读，同时清新宜人的空气能使人汲取充分的健康养料。我买了十多本有关银行、信贷和证券投资方面的书籍，都是红封皮烫金字的，立在我的书架上，就像刚从造币厂出来的崭新钞票，欲要破解那些只有米达斯、摩根和墨西哥斯^①知道的非同寻常的秘密。此外，我还有很高的兴趣阅读许多其他方面的书。我上大学时颇喜好舞文弄墨——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系列非常严肃而人云亦云的社论——现在我打算重操旧业，重新变成那种最缺乏创见性的专家，“万金油式的人物”。只从一个角度看世界，生活便会显得很美好，这并非只是条机智警句。

我在美国北部一个奇特的社区租下房子，纯粹出于偶然。房子位于纽约正东那个植被茂盛的狭长岛子上——那里除其他天然奇景外，还有两个地方形状独特。距城区二十英里处，有两个硕大无比的蛋形半岛，外形完全相同，只是被一个称不上海湾的小湾分割开来，一直伸进西半球最恬静的咸涩海水中。它们并非完全呈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中提到的顶端压平的鸡蛋一样，两个蛋相连的尽头都被挤扁了——不过它们形状上的相似，肯定是海鸥在上头飞过总是惊慌的根源。对没翅膀的人类来说，注意更多的是，这两个地方除形状和大小之外，每个方面都不同。

^① 米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点石成金的国王；摩根是美国财阀；墨西哥斯是古罗马大财主。



我住在西蛋——也就是两个当中不怎么时髦的那个半岛，尽管从表面上看，两地相比这里的居民有些稀奇古怪而且相当不祥。我租的房子在蛋岛的最顶端，离长岛湾只有五十码^①挤在两幢租金每季为一万两千或一万五千美元的大别墅中间。右侧的房子无论怎么看都是个庞然大物——它简直就是法国诺曼底市政厅的翻版，一边有一座式样新颖的尖塔，上面爬有稀疏而凌乱的常春藤，还有一个大理石砌的游泳池，以及占地达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那是盖茨比的宅邸，更确切地说，当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时，就已经知道那所房子里住着叫盖茨比的有钱人。我的住处实在有碍观瞻，幸而不起眼，被人忽略，因而我有缘欣赏一片海景和邻家的部分草坪，并为能与百万富翁为邻而自慰——所有这一切不过每月八十美元。

在平静的小湾对面，较为时髦的东蛋那边傍水而建的白色宫殿闪闪发光。那个夏天的故事，是从我驱车去那儿与汤姆·布加南一家共进晚餐的夜晚开始的。黛西是我的远房表妹，我在大学就认识了汤姆。战争刚结束时，我和他们一起在芝加哥呆过两天。

除擅长各种体育技能外，黛西的丈夫曾经是纽黑文橄榄球场上风头最健的边锋——可谓是国内知名人士，属于那种二十一岁就在某个领域取得突出成绩而后开始走下坡路的人。他家极为富有——甚至在大学时，他挥霍无度到了遭人非议的地步——而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来到东部，过着一种奢华得有点儿令人窒息的生活。譬如，他曾从森林湖（伊利诺州东北部的小城）弄来一群打马球用的矮种马。在我这代人中，居然有人富到这种地步，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清楚他们为何来东部。他们曾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地在

^① 1码约合91.4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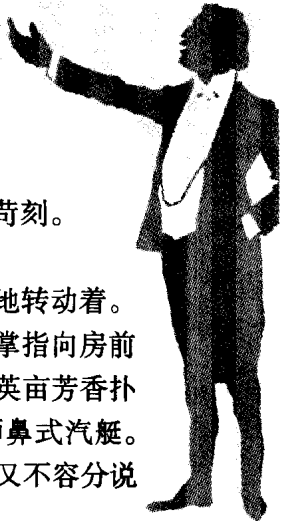
法国呆了一年，然后不停地四处漂流，所到之处都有人打马球，而且都十分有钱。黛西在电话中说，这次是要在长岛定居了，可我根本不信。我看不透黛西的心思，不过我觉得汤姆会继续漂流下去，带着渴望，无止尽地寻觅某些一去不复返的球赛中的兴奋刺激。

于是，那个暖风拂面的晚上，我驾车前往东蛋，探望两个我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甚至比我料想的还要精致，那是幢令人愉悦的红白相间的建筑，具有乔治王殖民时代的遗风，俯视着海湾。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草坪，从海滩起直奔大门，越过日晷、砖砌的小径和缤纷的花圃——最后触及房子，绿油油的有蔓植物恰如草坪平铺直泻的势头，沿着墙面向上伸展。房子正面开了一排法国式落地长窗，此时因反射着金色的夕阳而熠熠发光，洞开的窗口迎着傍晚的暖风，汤姆·布加南身着骑装，叉腿站在前廊上。

与在纽黑文时相比，他变化挺大，现在已是三十岁的壮汉了。浅黄色的头发，嘴廓冷酷，举止傲慢。咄咄逼人的眼睛，在脸上格外引人注目，使其外貌有种盛气凌人的感觉。即使是那身花哨得带女气的骑装，也无法遮掩住他身上的巨大力量——那双锃亮的马靴被脚塞得满满的，鞋带从下到上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只要一动，就能看到薄外套下面大块肌肉在颤动。这是个有着巨大压迫力的身躯——一具残忍无情的身躯。

他说话用的是粗嘎沙哑的男高音，给人暴躁易怒的印象。即使对所喜欢的人讲话，他也以一种父亲训人式的口气——在纽黑文一些人对他的粗鲁恨之入骨。

“我说，你可别以为我在这些方面的看法是最后拍板的，”他似乎在说，“就因为我比你们更强健，更有男子气概。”我们在同一个高年级学生社团，那时我们的关系一点也不密切，但我总有一种感觉，他挺看重我的，而且既目中无人又渴望亲近



地与我交往，希望我像他那样带些他所特有的严厉苛刻。

我们在洒满夕阳的廊子上聊了一会儿。

“我这儿是一处好地方。”他一边说，眼睛不停地转动着。

他拉着我的胳膊让我转过身来，伸出宽大的手掌指向房前的景色，挥手之中包括了凹形的意大利式花圃、半英亩芳香扑鼻的深色玫瑰，以及一艘泊在岸边随海浪起伏的狮鼻式汽艇。“这儿原来是德梅恩的，那个石油大王。”他殷勤而又不容分说地再次推转我的身子，“我们进屋吧！”

穿过高大的门厅，我们来到一处布满明艳的粉红色调的空间，再来到一个房间。房间两端装有法式落地窗，窗子半开，玻璃反射着白光，映衬出窗外鲜嫩的绿草，那些草似乎马上就要长进屋子里来。一阵微风吹过，把窗帘的一头向里拂起又向外飘动，像一面面白色的旗帜。风儿先把窗帘卷绕起来，吹向天花板上蛋糕状的装饰花纹，然后又在绛红色地毯上吹起波纹，犹如风在海面上吹起阵阵波浪。

屋里惟一完全静止不动的东西，就是那张大长沙发，上面漂浮着两个年轻女子，她们好像呆在一只停泊的气球上。俩人都穿着白衣服，裙衫随风飘舞，仿佛刚绕房飞了一会儿就被风吹回房里。我不由停了脚，倾听窗帘飘动的啪啪声响和墙上画像发出的嘎嘎呻吟。这时，随着一阵砰然作响，汤姆关上了后窗，吹进屋里的那股风渐渐停息下来，窗帘、地毯和两位佳人也都慢慢平静下来。

年纪更轻些的那个女子我不认识。她舒展娇躯躺在沙发的一端，一动也不动，下巴微微扬起，仿佛那沙发正在缓缓降落，而她在保持身体平衡。不知她是否用余光瞥见了，反正毫无反应——倒是让我吃了一惊，差点儿要为自己走进来惊动了她而轻声道歉。

另一个少妇就是黛西，她正要爬起来——向前倾着身子，





满脸诚心诚意的表情——接着她笑起来，那是种古怪而有魅力的笑，我也笑了，旋即走进屋里。

“我舒服得无法动弹了。”

她又笑起来，好像说了句挺俏皮的话，接着就握住了我的手，仰脸端详着我，伶牙俐齿地说着，这世上再没有哪个人让她这样想见到了。她总是来这么一手。她悄声说，那个正在平衡中的女子姓贝克（我听人家议论，黛西轻声细语是为了让人接近她，但这种不相干的微词无损她说话时的迷人神态）。

不管怎样，贝克小姐的芳唇终于动了动，她几乎觉察不到地朝我点点头，然后很快又向后摆正头——她平衡的东西分明晃动了一下，令她吃了一惊。道歉的话再次涌到我的嘴边。差不多任何人这种我行我素的作派都会令我诚惶诚恐。

我收回目光再看我的表妹，她开始用低柔动人的声音问我一些话。这是种使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再也不会重复的音符的排列。她的脸蛋儿有些忧郁，却十分动人，明亮的眼睛，微笑含情的嘴，而她的声音中有一种让人激动的东西，令倾心于她的男人难以忘怀：歌喉婉转得叫人着迷，一声软娇俏语的“听着”，一个她欢快地说出的允诺，动人的话语使人久久回味。

我告诉她在来东部的途中，我曾在芝加哥停留了一天，好多人让我给他们带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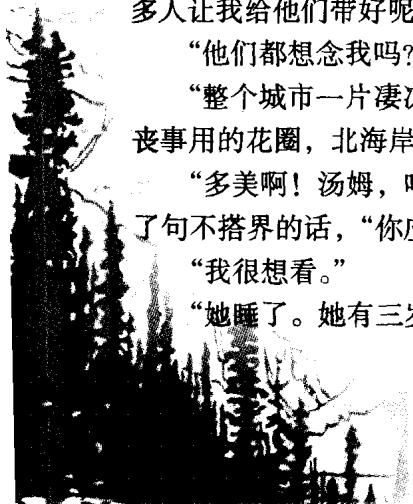
“他们都想念我吗？”她欣喜地喊起来。

“整个城市一片凄凉。所有汽车的左后轮都涂成黑色，像丧事用的花圈，北海岸一带的风声通宵达旦地哀号着。”

“多美啊！汤姆，咱们回去吧。明天就去！”接着，她又说了句不搭界的话，“你应该去看看那个孩子。”

“我很想看。”

“她睡了。她有三岁了。你还没见过她吧？”





“没有。”

“那你应该看看她。她是……”

汤姆·布加南不安地在屋里走动，他停下后把手搭在我肩上。

“涅克，在干些什么呢？”

“我在做证券交易。”

“在哪家公司做？”

我告诉了他。

他却断然说道：“从没听说过。”

我有些不快。

“你会听说的。”我简短地答道，“只要你在东部住下去就会听说的。”

“哦，我会在这儿住下去的，你用不着担心。”说着，他瞥了一眼黛西，又看看我，好像他提防着什么，“我要是搬到别处去住才是个大傻瓜呢！”

这时贝克小姐发话了：“的确如此！”她突如其来的声音令我吃了一惊——打我走进这个房间以来，这是她讲的头一句话。就像让我吃惊一样，显然这也令她自己惊讶，因为她打了个哈欠，随着一连串迅速灵巧的动作站起身来，终于出现在屋里。

“我都躺僵了。”她抱怨着，“我一直躺在沙发上，记不清有多久了。”

“别老看着我。”黛西回敬道，“整个下午我都想带你去纽约。”

“哦，不，谢谢！”贝克小姐冲着刚从食品间送来的四杯鸡尾酒说，“我正在进行正规锻炼呢。”

男主人怀疑地看着她。

“得了吧！”他一口喝干酒，好像那不过是杯底一滴。“我不信你干得成事儿。”

我看着贝克小姐，纳闷她能“干成”什么事儿。我喜欢看她，她是个身材苗条、胸脯小巧的姑娘，有着挺拔的身姿，像

